

# 赴美留学第一人和他的“丑娘”

梁良<sup>1</sup> 孙红<sup>2</sup>

河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河北保定 071000

**摘要：**容闳是第一个获得美国一流大学学位的中国留学生。他晚年出版的自传“*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以下简称“*My*”）在华人留洋史、中国近代教育史、华裔文学史中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本文旨在还原容闳为了推进中国现代化进行而上下求索的一生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容闳在写作过程中所塑造的中国形象。

**关键词：**容闳；中国形象

## 一、引言

容闳一生往返于中美之间，游弋于中西文化之间，致力于将自身所学尽献岌岌可危之祖国，致力于组织更多少年去接受西方先进的教育。翻译西方政治地理等理论著作、采购机器筹办江南制造局、向太平天国领导人提出改革意见纲领、参加维新变法失败被清政府通缉、同情并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动等等，容闳终生在“为中国谋福利”。一个自始至终热爱祖国的人，却鲜有得志之时，最终远泊异乡，埋骨海外，这是容闳的不幸，更是中国的不幸。作为早期华裔作品代表，“*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留下的不仅仅是容闳自己的记忆，更是一个时代的印记，一个国家的形象。它犹如“出访的大使”担当着向美国读者介绍中国文化，以正美国人视听的重任。

## 二、容闳其人其事

1828年11月17日，容闳出生于澳门西南四英里的南屏小镇，1841年进入勃朗先生主持的玛礼孙学校。1846年末勃朗先携容闳等三名旧徒归国，使他们接受“完全之新教育”。

经九十八日海上颠簸，1847年4月12日，容闳终于第一次踏上美国领地。他贪婪地学习着这个新世界里的新事物，终于凭着“仅治拉丁文十五月，希拉文十二月，算数十阅余”考入耶鲁大学。1854年毕业时，容闳已经可以骄傲的说：“以中国人而毕业于美国第一等之大学，实自予始。”但是，在大学里，在美国上层社会中的名誉地位都没有影响到他入学时的想法——“予虽贫，自由所固有，他日竟学，无论何业，将则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他又无反顾地回到了岌岌可危地祖国。

回国后的容闳以满腔热情投入留学事务的宏伟大业上，但是，晚清的中国行将就木，顽固派的抵制，当政者的腐朽，普通民众的不理解，这些都让容闳举步维艰。直至立愿二十年，回国十六年后，在曾国藩丁日昌等四人联名入奏的帮助下，容闳才终于达成所愿，他“闻此消息，乃喜而不寐，竟夜开眼如夜鹰，觉此身飘飘然如凌云步虚，忘其为僵卧床第间。”第一批30名少年于1872年到美，容闳任中国留美事务所正监管。

1880年至1886年是容闳最不幸的时期，毕生志愿教育计划终被摧毁，爱妻离世，容闳倍感憔悴。但在1894年中日开战后，他亲历伦敦为中国政府借款，更是应张之洞邀请回国。容闳再一次怀抱热忱向张之洞阐述自己的改革意见和建议，无奈与张不合，1896年容闳再一次说“于是予救助中国之心，遂亦至此而止矣。”

1898年维新潮流澎湃而来时，容闳还是决意留驻北京了，甚至将他的寓所提供给了维新党领袖作为会场。后形势急转直下，光绪被废，维新党领袖多被通缉杀害，容闳亦因为提供会场有藏匿嫌犯之疑被通缉，开始了逃亡的生活，辗转上海、香港、台湾、1912年卒于美国。

## 三、“My”所塑中国形象

现评论界普遍认可的华裔用英文在美出版的第一部自传是李恩富（Yan Phou Lee）的《我在中国的童年》（*When I Was a Boy in China*）（1887）。虽然容闳的自传晚于李恩富22年才出版，但是容闳比李恩富抵美的时间早将近30年，而且也正是在他的努力争取下，才使得李恩富及其他幼童有赴美学习的机会。

本书是使用英文创作，并在美国出版发行的。它所针对的受众是美国读者以及其他使用英语的西方国家读者，因此书中有关中国的描写和叙述是作者在向美国大众展示他作为中国“局内人”所认识的“中国”。

与之前的30万华工所遭遇的奴役和之后一代又一代华裔遭遇的排挤不同，容闳作为少数几个最初赴美求学的年轻人在那里是受到礼遇的。他出生于19世纪腐败昏庸清王朝末期，青少年时有机会去到政治文明、科技进步的美国求学，面对截然不同的两种文化和制度，自然对于自由民主的美国文化心生羡慕，同时对于祖国的现状担忧和激愤。容闳穷其一生在为破败的中国寻找出路，却每每在失败之后更深层的发现这个老朽国家的愚昧昏庸，他的气愤和“恨铁不成钢”可想而知。因此在他的书中，他不自觉地以西方人的目光审视着这个“异国”令人“不可忍受”的地方：北京城“道中浊尘扑衣。秽气刺鼻，漫空涨天者，初非泥沙，乃骡马粪为车轮马蹄捣研而成细末…水含盐质，洗濯尤不易去秽。不图首善之区，而令人难堪如此。”“究国家银行计划失败之原因，亦不外夫中国行政机关之腐败而已。尊自太后，贱及吏胥，自上至下，无一不以贿赂造成…简言之，吾人之在中国，只需有神通广大之金钱，即无事不可达其目的。”“彼两广总督叶名琛者，于此暴动发生之始，出极残暴之手段以镇压之…凡七万五千余人。以予所知，其中强半，皆无辜冤死…至则但见场中血流成渠，道旁无首之尸纵横遍野…后闻于城西远僻处觅得一极大沟渠，投尸其中，任其自然折叠，以满为度，遂谓尽掩埋之能事矣。”

容闳这些几近直白的描写，无疑向美国读者进一步展示出了一个落后、残暴、冷漠的中国：环境恶劣，肮脏贫穷，人性麻木残暴，统治昏庸腐朽，民众无知，这一切都是对他们脑中中国妖魔化的印象的印证和加强。

不可否认的是，容闳描述的多为中国近代社会的实情，而且对于官员的残暴和官场的黑暗，容闳都指出了根本原因，那就是制度的腐朽；民不聊生，环境恶劣则是统治者的昏庸以致外敌入侵官逼民反的动荡所致。而通观全书，容闳都在为寻求解救中国良方而努力，他更是为了他找到的良方——使青少年接受西方教育，以学习先进的科技文明和民主制度回来拯救危难的祖国奋斗了大半生。

容闳对于中国人民善良天性、秀丽山水也都有一定程度的展示，所以我们相信，容闳少年留学海外的经历使他脑中对于中国与美国的比较在所难免。正是因为他看到了美国的先进所在，他才回来为祖国“把脉”，他能做到客观公正地带着批评性眼光刻画中国形象，而同时更掩不住地是拳拳爱国心。

## 参考文献：

- [1] Yung Wing,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New York: Henry Holt Company, 1909.
- [2] 杰斯普森, 美国的中国形象,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6.
- [3] 容闳, 《西学东渐记》,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年1月.  
作者简介: 梁良 (1985-) 女, 河北邯郸人, 现河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 跨文化交际。